

## 1. 酒醉铸大错

一条布满灰尘的大路从远方蜿蜒而来。太阳就要落山了，阳光洒在路边的树叶上，呈现出深暗的绿色。这是一个夏季的傍晚，鸟儿依旧唱着平凡而古老的晚歌。一对青年男女正在急急地赶路，鞋子和衣服都罩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土，长途跋涉使他们看上去很劳累。

男人身材高大，皮肤黝黑，肩上背着一只大篮子，篮子上端露出割草刀的刀柄。他的妻子抱着孩子，偶尔低头看一眼怀中的小女孩，神情相当动人，在夕阳的余晖中，显得很漂亮。夫妻两人就这样并排走着，什么话也没有说，似乎都觉得没有说话的必要。

就要到威顿·普利奥斯了，远远地已经可以听见从村庄里传来的叫喊声和喧嚣，几所牧羊人的小房子散布在村外的河岸上。

一个肩扛锄头的农夫迎面走来。“请问，这里有什么活儿可干吗？”男人指着村庄，大声地问道：“有没有打草的活儿 我可是个老手。”

农夫上下打量着这两个外乡人，摇了摇头。

“那么有没有出租的房子——能住人就行？”  
男人又问道。

“现在的世道，拆房子可比盖房子要多，能住人的地方都住满啦！”农夫说。

男人听见了村子里的声音，又问：“看来今天很热闹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？”

“对。今天是赶集的日子，不过真正做买卖的早就收摊啦。剩下的都是些骗小孩和傻瓜的玩意儿，我是不会去的。”

一家人加快脚步，来到了集市上。这里和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英格兰其他地方一样，主要进行着牲口和农产品的买卖。现在这些交易大都结束了，剩下的都是些杂耍和各式各样的小摊贩，可是人却比上午还要多。

两个外乡人对这些都不感兴趣，他们要尽快找一个便宜的小吃摊，填饱他们的肚子。男人看见了一家卖啤酒的帐篷，正要进去，妻子连忙阻止了他：“去喝八宝粥吧，这东西最管用，而且伊丽莎白·简也喜欢喝。”于是丈夫不情愿地跟着她走进了卖粥的帐篷。

里面坐满了人。帐篷中间有一个炉子，炉子上面吊着一口铜铸的大三脚锅。一个五十多岁的老

太婆，正慢慢地搅动着锅里冒着气泡的八宝粥。

夫妻俩各要了一碗粥，安闲地喝着。男人喝到一半的时候，忽然发现了一个秘密。于是他向那个丑老太婆挤了挤眼，老太婆迅速拿过他的碗，朝里面倒了一些酒，又更迅速地接过男人的钱。这些举动，不细心的人是看不见的。

“这样才够味。”男人悠闲地品味着他所钟爱的东西，喝了一碗又一碗。他的妻子看着他喝酒，感到十分不安。她不断地劝他：“迈克，我们的住处还没找到呢！天就快黑啦！”

但是他丝毫没把这些话放在心上，而是同其他人高声谈论着，显然酒精已在他体内产生了作用。喝完第四碗的时候，他开始像往常一样发牢骚了。

“我真他妈的是个傻瓜，”他愤愤地说，“我十八岁结婚，结果就成了现在这副模样。”他边说边扬起手，指着他的妻子和女儿，想说明他穷困的缘由。妻子显然听惯了这种话，继续哄着忽睡忽醒的孩子。

“虽说现在我身上只有十五先令，可是我敢说做生意、买卖粮草没有人能和我比。如果不是因为这些累赘，我总会有一千镑！”这时，外面市场上传来了拍卖老马的喊声。男人又喝了一口酒说：

“男人娶了老婆，又不想要了，为什么不能像卖母马那样把她们卖掉呢？说实话，如果谁想要买我的老婆，我马上就卖掉她。怎么样，有人出价吗？”

妻子用胳膊肘捅了捅他，小声地说：“迈克，你又开始胡言乱语了，别喝了，咱们快走吧。”

“我可就是这个意思，”他红着脸说，“今天一定要找个买主！”

在座的人们初次遇到这种新鲜事儿，都嬉笑着看热闹，不肯离去。“别说，这个女人还真不错啊。”一个吸烟的男人说，他衣服领子上的油灰被脖子磨得锃亮。迈克听见这话，忙说：“那么，快出价吧，我双手奉上这个难得的宝贝。”迈克玩笑归玩笑，别再闹了。”女人用乞求的眼光望着她的丈夫。

“这怎么是玩笑！有人买没有？”

大家见这个男人真的要卖自己的妻子，一时安静了下来。

“到底有人买她没有？”迈克再一次大声地问道。

“我希望有人买，”妻子冷着脸，斩钉截铁地说，“现在的这个男人，我一点也不喜欢！”

“我也不喜欢你。”丈夫说；现在大家都看到啦，我们两人意见是一致的。先生们，她是同意散

伙的。只要她愿意，就可以带着女孩走她的路，我也要带着我的家伙走我的路。好吧，苏珊，你站起来，让大家好好看看”

“别站起来，”坐在她身边的一个老妇人说，“你的男人是在说胡话呀！”

可是，叫苏珊的妻子还是站起来了。

“谁帮我做拍卖人？”丈夫叫着。

“我来。”一个矮胖子答道 他的鼻子像个铜疙瘩，嗓子嘶哑，“好吧，谁先出价？”

“五先令！”有人说，引起一阵哄笑。

“不准捣乱，”那个丈夫说，“谁愿意出一镑？”没有人答话。这时妻子低头盯着地下，心里的羞愤和众人的眼光使得她差一点支撑不住。

“拍卖人 给我把价格抬高点。”男人说。

“两镑。”拍卖人说 还是没人应声。

“这个价钱还没人要，十秒钟后，就得让他们出得更多，”年轻的丈夫说，“再加下去！”

“三镑——三镑有人买吗？”拍卖人用破锣一样的嗓音喊道。

“上帝啊，我在她身上花的钱，可比这多五十倍呀。跟你们讲实话吧，我要的价格是——五镑，低于这个价我是不卖的！”丈夫一拳砸在桌子上，震得盘子都跳了起来，“随便什么人 给我五镑 待

她好点，这女人就归他了。苏珊，你同意吗？”

女人没有理他。

“五镑——有人要吗？”拍卖人说，“最后一次啦，有没有人要？”

“有！”门口有一个人大声说。

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那个人身上。在帐篷门口，站着一个人水手模样的人。一阵死一般的寂静。

“是你要买？”丈夫盯着门口那人问。

“是我先生。”水手答道。

“我要的可是现钱！”

水手稍微犹豫了一下，又望了一眼那个女人，从怀里掏出五镑崭新的钞票，扔在桌子上。

旁观者都感到了事情的严重，瞪着眼睛盯住了几个主角。

“迈克，”女的首先打破了沉默，“在你没有决定之前，听我说一句。你要碰一下那钱，我和女儿就跟这人走。我可不是开玩笑的。”

“当然不是开玩笑！”丈夫大声叫着，似乎被女人的话激怒了，“钱归我，水手带你走，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。”

“你愿意吗？”水手对女人说

她看见丈夫脸上毫无半点悔意，又仔细看了看水手，默默地点了点头

“好吧，带着孩子走吧，买卖成交了。”男人收起桌上的钞票，满不在乎地说。

女人抱着孩子，跟着水手走向门口。到了门口，她突然转过身，摘下手上戴的结婚戒指，扔向了她的丈夫，正打在他的脸上。

“我同你过了两年，”她说；“除了挨骂受气，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！现在我受够了，这对我和伊丽莎白·简都是好事，再见吧！”

她挽起水手的臂膀，走出了帐篷，泪流满面。

天黑了，人们渐渐散去。只有那个卖了妻子女儿的男人伏在桌上呼呼大睡。卖粥的老太婆吹灭了最后一根蜡烛，关上帐篷的门，赶着车回去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阳光透过帐篷的缝隙照在桌子上，男人醒了过来。除了一只大绿头苍蝇嗡嗡地飞来飞去，没有任何其他声音。他四处看了看，有一张长条桌，几条凳子，还有自己的大篮子，桌子上面有一些空碗。他感到头疼得厉害，他知道自己昨晚又喝多了，可是发生了什么呢？他从地上捡起一个亮晶晶的小东西，这是他送给妻子苏珊的结婚戒指。

这时，昨晚的一幕在他的脑海里慢慢浮现了出来。他把手伸进口袋，果然有五镑崭新的钞票，他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在做梦，他亲手出卖了自己

的妻子和女儿！我真不是人！”他痛苦地说，“苏珊啊，你怎么会当真的呢？——不行，我得赶快去找她们！”

他扶着桌子站了起来，背起大篮子，走出帐篷。我一定要找到她们——他只有这么一个心思。他觉得这一切都是由他造成的，所以他首先要去发誓，于是他快步走进乡村教堂。

只有他一个人。他跪在教堂的讲台前，把头放在《圣经》上，大声说：“我，迈克·亨查德，在今天——九月十六日早晨，发誓今后二十年里绝不再喝一滴酒，这个期限和我现在的岁数一样。这是我面对上帝立下的誓言，如有违反，愿遭天谴！”说完，他吻了吻《圣经》，心里似乎好受一些了，便动身去寻找他的妻儿。

他走了许多地方，问了无数人，也没有打听到她们的消息。几个月以后，他在一个港口听说，那个水手带着她们出国了。他的钱已经全部花完了，于是他打算再找了。作出这个痛苦的决定之后，他想找一个地方定居下来。最后他来到了西南方的一个城镇——卡斯特桥市。

## 2. 流浪的母女俩

通往威顿·普利奥斯的大路依然布满尘埃 树木又变成墨绿色了。多年以后 同样是夏末的一个傍晚，一对母女手挽手沿着大路走来。

其中一个正是迈克·亨查德的前妻苏珊 她的脸上添了许多皱纹 头发也比从前稀疏了 身上穿着一件寡妇的黑色丧服。她的同伴也身穿黑素，一眼就可以看出她长得很像苏珊，这个十八岁左右的漂亮姑娘是她的女儿。

看来母女俩走了很远的路。姑娘右手提着一只柳条编的老式篮子，她的母亲拿着一个蓝色粗布的包裹，两个人都显得很疲倦。

她们沿着老路来到集市，这里的新式机器比以前多了，传统的牛马交易却少了许多。母亲带着女儿穿过人群，似乎在寻找什么。

“我们到这里来做什么？不是要赶路吗？”女儿问。

“亲爱的伊丽莎白，我就是在这里第一次遇见纽森的——就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。”

“就是在这里吗？可是我们再也见不到爸爸了，他永远离开我们了！”姑娘边说边掏出一张卡片，望着它叹了一口气，卡片上写道：“深深怀念水手理查德·纽森，一八四七年十一月在海上遇难 终年四十一岁。”

“也是在这儿，我最后一次看到我们要去找的那位亲戚——迈克·亨查德先生”她母亲迟疑着说。

“妈妈，他到底是我们的什么亲戚呀？你从来没对我说清楚过。”

“他是——他过去是——姻亲。”母亲小心地答道。

“我想他从来没见过我吧？”姑娘天真地问道。

苏珊停了片刻 很不自在地说：“当然没见过。走吧，我们到前面去看看。”说着，她走向了不远处的一个卖八宝粥的摊子。她女儿看那个卖粥的老女人又脏又丑，忙说：“妈妈！别找她说话，太不体面啦！”

“你去随便转转 我只和她讲几句话。”

女儿到一些卖彩画的摊子上去了，她母亲急忙来到卖粥的老太婆身边。“请给我一碗粥。”她说。这老太婆便是从前那个女人，只不过比当年穷

困得多。

苏珊·纽森太太——这是她现在的称呼，望了望远处的女儿，小心地和老太婆说着话：“你还记不记得，十八年前的今天，在你的帐篷里，有一件丈夫把老婆卖掉的事？”

老太婆想了一会儿：“嗯，是有这么一件事——我想起来了！是的，那个卖掉老婆的男人后来又来过一次。他私下里跟我说，要是有个女人找他，就说他到了——哪儿来着？——卡斯特桥市，就是那儿！”

苏珊·纽森太太谢了她，找到了女儿“伊丽莎白，我已经打听到了，”母亲忍住内心的激动，轻轻地说，“我们的亲戚住在离这里很远的卡斯特桥市，虽然过了好多年，我想我们还是去找找看吧。”

母女俩有时坐农民的大车，有时搭乘搬运工的货车，大多数时候是步行的，就这样慢慢走近了卡斯特桥。伊丽莎白觉察到母亲的健康已大不如从前了，而且发觉母亲常心事重重地叹气。但她的母亲却想着许多事情：能不能找到亨查德？他现在怎么样？也许因为酗酒早已进了坟墓。找到他又会怎么样？他能够帮助伊丽莎白吗？

女儿成了她最大的希望，跟纽森走后，他们在加拿大生活了十二年，历尽艰辛；以后又回到英

国，在法尔茅斯依旧过着贫困的生活。如今纽森死了，生活更没有了着落。她自己倒也无所谓，对于人生甚至有一些厌倦了。但是，她觉得应该想尽办法让伊丽莎白过上好日子，因此，她只有带着女儿来找亨查德，以寻求他的帮助。至于那些伤心的往事，她从未对女儿提起，她不愿让女儿过早地品尝人世的不幸。

九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五的晚上，她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。“这儿看起来多么古老啊！”伊丽莎白说，“整个城市四四方方的，就像是围着篱笆的大花园。”

这时两个男人从她们身旁走过，大声地争论着什么。

“他们提到了亨查德的名字，不就是我们的亲戚吗？”他们刚过去，伊丽莎白就对她妈妈说。

“是的，我也听见了。”纽森太太有些激动地说，“这说明他还在这里，我们赶快进城去打打听吧。”

天快要黑了，母女俩来到大街上。钟楼上传来八声悠长的钟鸣，商店陆续关门了。教堂前面的空地上几个女人正在大声议论。“这算是面包吗？”一个女人说：“就像是癞蛤蟆，又黑又硬，你们来尝尝！”边说边让周围的人尝。大家吃了一点，都

不住地埋怨。

纽森太太和女儿这才想起她们还没吃饭，就走过去打听附近的面包房在哪里。

“眼下在卡斯特桥找一块好面包可不容易，”一个妇女说，“这可都是那个专门批发粮食的商人干的好事。他把陈年的麦子卖给面包房，吃亏的只有咱们这些老百姓！”说完她气愤地把手中的面包扔到了地上。

“噢，原来是这样。多谢啦！”纽森太太和女儿在点心铺里买了两块饼，吃完后又沿着大街来到了市政乐队演奏的地方。这里是卡斯特桥最豪华的“王府”旅馆，从窗子可以望见里面繁华的晚宴场面，谈话声和碰杯声不时地传出来。窗外有一大群人挤在那里看热闹。

“今天晚上有什么热闹事呀？”伊丽莎白问一位老年人。

“你是个外地人吧？”老人说，“这是市里的大人物们举办的宴会，看见没有，坐在桌子顶头的就是市长亨查德先生。”

“亨查德！”伊丽莎白吃惊地说。她急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的母亲。

苏珊站到了女儿身边，仔细地向旅馆里张望。坐在上席的，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，身材魁

梧、仪表堂堂，不时地放声大笑。这正是她的丈夫（至少在法律上是这样），那个曾经做过打草工的男人亨查德呀。这时他就坐在她们面前不远处，他看上去老练圆滑、富有心机，当然，也上了年纪。他穿着老式晚礼服，纽扣上嵌着闪亮的宝石，一条金链子足足有几两重。使她感到奇怪的是，他面前摆着三只杯子，只有装水的杯子里有半杯水，而两只装酒的杯子却是空着的。

时间把一切都改变了，苏珊心潮起伏。这时伊丽莎白碰了她一下，“妈妈，你看见他了吗？”她小声说。

“看见了，”母亲急忙回答，“我看见了。现在——现在我只想走，赶快离开这里——干脆死掉算了。”

“不，妈妈，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”她凑在母亲的耳朵上说，“我看他像个好人。你为什么这样怕他？我们应该去见他”

“我也不知道——是不是该去见他。我有点不舒服。”

“可是，我们已经来啦。你先在台阶上休息一会，我再去问问他的情况”伊丽莎白又微笑着走近刚才的那位老人，问道：“为什么别人都喝酒，而市长的杯子里却一滴酒都没有呢？”

“姑娘，你不知道他是个滴酒不沾的人吗？我听说，他曾经在《圣经》前起誓，所以从未见他喝过酒。”

边上另一个老人也凑上来说：“他可真能忍得住！自己又是单身一人。”

“他没有妻子吗？”伊丽莎白越来越奇怪了。

“据说是死了，大概是在来卡斯特桥之前吧。他可从来没跟人说起过他妻子的事情。”老人答道，“不过他好像很讨厌酒，连手下的人都不许多喝。”

“那他一定很有权势吧？”

“那当然！他可是这里的头号人物，粮食生意全都有他的份儿，而且还做其他事情。想当初，他刚到卡斯特桥时，可真是身无分文。如今，生意做大了，连他也难免犯错。”

“他做错了什么事吗？”伊丽莎白又问。

“还不是因为坏小麦。最近用他的小麦做的面包，可没人喜欢吃。”

这时，乐队的演奏结束了，里面的人开始发表讲话。亨查德讲了一个笑话，大家都被他逗笑了。这时忽然一个声音嚷道：“这故事的确不错。可是先生，坏面包的事怎么解释呢？”讲话的是一个磨面粉的小商人。

窗外的人一听这话，也跟着叫起来：“市长先生，坏面包怎么说呢？给我们也讲讲这个故事吧！”

市长的额头上沁出了汗珠，笑容早已不见了。他只好解释道：“是的，我承认小麦是陈年的坏麦子，可是我也上了别人的当，买来的时候就是坏的。”

“那么，穷人就只好吃这样的坏面包啦！”窗外一个人尖刻地说。

亨查德的脸阴沉下来，仿佛随时都要发作，但他还是忍住了：“做这样的大生意发生了意外你们一定要原谅。”随后他又讲了坏天气，以及判断失误、人手不足等原因。

“可是你怎么补偿我们的损失呢？”另一个面粉商问。

亨查德沉默了片刻：“如果谁能告诉我怎么把坏麦子变成好麦子，我一定把它收回来，可这是办不到的事情。”说完了这话，他就坐下去了。

这时窗前的人越来越多，一个陌生的年轻人——似乎恰巧路过，也被这场谈话吸引住了。他身材颀长，相貌英俊，眼睛炯炯有神。伊丽莎白就站在他身边，不觉多看了他几眼。年轻人听到市长说的最后一句话时，微微笑了一笑，拿出本子写了几

个字。随后他撕下那张短笺，挤到旅馆门口，将它交给一名侍者。

“请马上把这个送给市长。”他说。

听口音年轻人应该来自北方，大概是苏格兰人。然后他又问那名侍者：“能不能告诉我哪里有便宜点的旅店？”

侍者心不在焉地向街道上瞧了瞧说：“有家‘三个水手’旅店还可以就在前面。”年轻人谢过他，朝那个旅店走去。

伊丽莎白看见侍者把那封信拿进去交给了市长。亨查德先生随手打开了信，看完后像在思索什么，刚才的怒气渐渐消散了。

钟响了九下。伊丽莎白来到母亲旁边说：“妈妈，我们该去找个地方住下来。”

“是的，走吧。”母亲有点心神恍惚。

“我们就到‘三个水手’去吧，我看刚才有个体面的年轻人就去那里了，你看呢？”

母亲同意了她的提议，两个人沿着街走了。